

# 金邊共黨揚棄革命的來由與影響

羅石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在金邊一黨專政的「高棉人民革命黨」，於今（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七日，召開「特別代表大會」，修改黨章，揚棄「革命」二字，更名為「高棉人民黨」，拋棄社會主義，蛻變為主張多黨民主制之政黨，並選舉原屬反共者的查辛為總書記，①何以致此？影響如何？確實值得探索。

## （一）棉共兩大陣營的來由

高棉共產黨，有「赤吉蔑」（Khmer Rouge）及「吉蔑越盟」（Khmer Vientam）兩大陣營之分。前者乃由留法歸國者所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嬗變而來；後者係越共卵翼的螟蛉，在胡志明組織越共時，即有由棉人組成的共黨附屬於其中，在時間上早於前者甚多。當反法戰爭興起之際，越共即勒令「吉蔑越盟」率領兩營武裝部隊回棉作戰，不料施亞努面對法國殖民者於日本投降後捲土重來所掀起反抗運動，與越南反法之戰旗鼓相當，且嚴防越共爪牙在棉染指。以致「吉蔑越盟」所率的部隊，始終徘徊在越、棉、寮交界的山區，無法進入棉疆腹地。

至一九五三年訂立「日內瓦停戰協定」，法國自願退出印支三邦，越共遂將並無戰果的「吉蔑越盟」部隊，全部調回北越整訓。此一期間，由於施亞努在高棉的統治頗有專制作風，已使留法回棉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從國會及學校，企圖煽動反政府風波。在施亞努準備逮捕他們的黑名單洩露時，迫使這批左傾者潛逃至馬德望，煽動當地農民掀起反政府暴動，從而組成了棉共——「赤吉蔑」（簡稱「赤棉」），與金邊政府對抗的棉共武裝遂由此開端。②

註① 「棉共改名高棉人民黨」，聯合報（台北），民國八〇年十月十九日，第八版。

註② 羅石圃，「印支聯邦的經緯與展望」，問題與研究，十八卷，十一期，民國六十八年八月，頁四三—五〇。

## (二) 棉共與越共之間仇怨的形成

世界各國共黨照例是相互支援而不分國界的，以棉共和越共相距咫尺，且都遭受過法國殖民統治之苦，無怪「赤棉」在面對政府軍壓力強大，而本身初創的武裝難以招架時，一再要求越共界予支援。無奈此一期間，北越軍爲了假道棉境南侵，不敢不遵守它和施亞努的君子協定——斷不許河內對「赤棉」界予支援，甚至不許相互接觸。「赤棉」向越共的求援因此落空，此即「赤棉」對越共懷恨來由之一端。

在「赤棉」已形成共產國際孤兒時，唯有中共透過高棉華僑秘密予以支助。尤其是一九七〇年，高棉農民爲驅逐假道南侵的北越軍，從而迫使政府將允許北越軍假道的施亞努元首地位罷黜，中共讓其在北平建立高棉流亡政權，並界予無償軍援，俾便支使「赤棉」部隊和棉境北越軍，向反共的金邊部隊並肩作戰。河內其所以代爲輸運北平對「赤棉」的軍援，此不僅爲了對支援它的中共奉命唯謹，且由於北越軍在棉境作戰，有了「赤棉」軍及施亞努旗下的皇家部隊和它並肩對付金邊反共軍，對外既可掩蓋它侵棉的聲勢，且可在金邊軍後方游擊而擾亂敵方陣營。

不過河內爲「赤棉」轉運來自北平的軍援，另有最大的陰謀詭計——藉此將其羽翼多年而無法回棉的「吉蔑越盟」軍送回棉疆。在表面上是增強「赤棉」軍的戰力；實際上在企圖奪取棉共的領導權。不料「赤棉」早已對此有所防範，對由北越飽經訓練的「吉蔑越盟」軍人由於對砲、工、通、輜等較具科技的兵種，在北越曾飽經訓練及實際作戰經驗，來自中國大陸的這類軍援如爲何發揮戰力？顯然都非沒有見過世面的「赤棉」軍人所可企及。一旦這些在軍中具領先作用的部隊，都落入「吉蔑越盟」軍手中，再加上它在棉人之中蠱惑煽動的民衆支持，即可奪得所有左派棉人的領導權。

但「赤棉」對越共的此項陰謀，早有防範，因此面對由北越回棉參戰的「吉蔑越盟」軍，只界予砲、工、通、輜等部隊的教練名義，斷不讓他們擔任部隊主官。在民運方面，更加牢牢掌握而不許他們插手，何況這批由北越回棉的人們，脫離祖國多年，對獨立後的高棉社會人情非常陌生，從而使棉人對他們有「半高棉人」的諷刺——甚至指他們爲「棉奸」。從而促使這批人之中，有不少和「赤棉」陣營暗通款曲者。「吉蔑越盟」幾次奪權陰謀行動，都被「赤棉」破壞而殺戮多人，可能多半是被同伙者所出賣。因而更增加了「赤棉」對越共的仇恨。<sup>③</sup>

註③

羅石圃，「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問題與研究，十七卷五期，民國六十七年二月，頁二〇二—二八。

### (三) 中共何以能支使「赤棉」運補南越叛軍餉糈

一九七五年越戰告竣，北越席捲了南越，「赤棉」亦於此時主宰了金邊，印支三邦都已成立赤色政權。照理越棉共政府都須相互照顧兄弟之邦。此一期間，河內撇開一向支持它從事越戰的中共，單獨接納蘇聯軍援席捲南越，以致中越共化友為敵，金邊「赤棉」政權其所以不惜替中共轉運軍糈支援南越叛軍，便是爲了向河內報仇。而此一期間，南越所興的——「反被北越吞併」叛亂陣營之中，有西貢政府的殘部及堅持南越獨立者，加上反共的山地武裝，中棉共對他們的支援，則無分左右立場。

「赤棉」在金邊開府後，其所建立的國防軍，並沒軍、師、旅、團的編制，乃是由中共派員入棉爲它編訓的突擊部隊，以廿四人爲一組，裝備輕武器，必要時各小組可以結合相等於一個步兵團的兵力，另有砲、工、通、輜部隊相機支援，採「敵分我合，敵合我分」的游擊戰法，其作戰目標，在以突擊方式輪運軍糈予南越叛軍。面對來自山水相連的棉境突擊軍攻擊，加上南越叛軍裏應外合，來自北越的南越邊防軍真是防不勝防，繼後河內其所以揮動十八萬重裝備部隊侵棉，將金邊軍追奔逐北，且卵翼棉人在金邊建立傀儡政權，原因在此。<sup>④</sup>

一般都認爲河內出動重兵侵棉併寮，乃以實現胡志明當年組成「印支聯邦」的構想，其實河內最迫切的作戰任務在於攘外以安內，對實現「印支聯邦」構想，乃爲遠程目標。基於越軍大舉侵棉，對久經戰爭的河內而言，並無此力量，完全須依賴蘇聯支援，而莫斯科對它此舉的目標，則在於掃除中共在印支的殘餘勢力，對越共企圖建立「印支聯邦」的用心，不僅不予贊同，且在暗中加以阻撓。

河內於侵棉併寮後，企圖置金邊和永珍政權爲其附庸，克宮則極力謀求對棉、寮由其直接支援領導，將河內撇開，繼後蘇越共在此兩國的爭端，其焦點均在於此。若問中共何以能支使「赤棉」爲它援補南越叛軍盡力，無視於其本身的安危？此中原因，撇開越棉的傳統世仇，及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指使「吉蔑越盟」人員回棉藉並肩作戰而向它奪權而外；在棉越均建立赤色政權後，雙方又爲爭地而迭生糾紛，諸如湄公河三角洲沃土之地——包括「鸚鵡嘴」、「魚鈎」等地原屬棉疆，其後乃被「南解」叛軍踞爲巢穴。當越戰正酣時，美越聯軍又因不敢進入棉境加以掃蕩，高棉在親越共時代固然不予理會，至金邊反共政府成立，又因自顧不暇而無力在此作戰，俟人越協防的美軍將棉疆亦劃入協防地區，始克復此一「南解」叛軍老巢

註④ 同註③。

無奈美軍人棉定有限期，於即將撤退高棉時，又因龍諾政府軍無法分兵到此接防，便只有交由西貢部隊接管，至南越和高棉都已赤化，棉方要求越方將此沃土地區歸還，然而越共則認爲此一地區，乃由它從西貢部隊手中奪來，與高棉何關？他如高棉柴楨省一帶土地，由於北越軍假道南侵而反客爲主，至棉越均已赤化後，高棉要求收回，河內亦拒而不理，金邊「赤棉」政權之所以甘受中共支使，故願作爲其支補南越叛軍代理人。<sup>⑤</sup>

#### (四) 越軍侵棉的難題

河內揮軍侵棉，必須在金邊有傀儡政權樹立。由其早已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人員，乘機回國沐猴而冠，乃屬順理成章，無奈這批螟蛉具有領導才能者，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由它指使回棉藉與「赤棉」並肩作戰機會進行奪權陰謀，幾度被破壞而遭到「赤棉」殺害，已使「吉蔑越盟」具有領導才能者，除賓索萬(Pen Savan)得以逃回北越而外，其尚存者大都不能在政治上派用場。

所幸高棉人由於逃避「赤棉」波布的殘殺，紛紛向南越地區逃亡，加上「赤棉」內部基於波布與英薩利裙帶集團歧視此一集團之外人士，迫使受歧視而投越者亦大有其人。例如橫山林(Heng Savan)，以「赤棉」地區司令及黨的地區書記，在面對越軍首次侵棉展開戰爭時得不到上級支補，遂憤而投越，即是一例，洪森亦是如此。至越軍大舉侵棉前夕，河內始將其哺育而來的「吉蔑越盟」殘餘份子，連同逃入南越人士及由「赤棉」陣營投靠而來者，在胡志明市將「高棉民族解放陣線」，匆匆組成，於佔領金邊後，即由這批人組成金邊傀儡政權。

出任金邊政權主席的雖爲從「赤棉」叛變投靠而來的橫山林，但以出身「吉蔑越盟」的賓索萬爲副主席，且兼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可謂大權在握，其他各部會首長，亦多屬爲逃避波布屠刀而投入南越的前金邊政府人員，其中大多爲非共黨人士，尤其是受任爲內政部長查辛，不僅站在反共立場，且在「赤棉」首領波布施行暴政期間，在地下領導反共人士進行反抗而成績斐然。因而受到侵棉越軍的重視，且畀予金邊政權內政部長。

一般認爲由越共扶植的金邊傀儡政權，在各部會長官之中，除出身「吉蔑越盟」的賓索萬出任要職而外；何以其他主官都非屬於越共培養而成的高棉螟蛉？此項耐人尋味的原因，一由於「吉蔑越盟」份子於回棉和「赤棉」並肩作戰期間，由於

註⑤ 納福·昌達，「蘇越金邊的三角關係」，（遠東經濟評論），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大公報（香港），譯載於六月十三日第二版。

幾度進行奪權陰謀被破壞，紛紛遭到殺戮而形成人才凋零，加上他們為洗刷「半高棉人」以至「棉奸」的嘲笑之恥，變節投入「赤棉」陣營者亦復不少，其次是棉人對越的世仇始終存在，河內侵棉之初，為了表明其揮軍侵棉爲了「弔民伐罪」，遂不得不樹立金邊傀儡政權時，重用前政府而反抗「赤棉」暴政的知名之士。用心在此。⑥

## (五) 蘇越在高棉的矛盾暗鬥以至明爭

越軍侵棉得手後，一方面在金邊建立傀儡政權，同時在河內設有「支援高棉革命委員會」，以黎德壽爲主委，金邊政權從中央到省縣市政府，無不設有大批越南顧問，都是由此一委員會遞派而來，對各項行政措施，大多由這批聽命於設在河內該委員會者喧賓奪主，以致東歐訪問高棉的記者們，都稱黎德壽爲高棉的「太上皇」，面對此種情況的棉人更加觸發越棉世仇舊恨，連出身「吉蔑越盟」而在金邊握有重權的賓索萬亦有此同情，加上蘇聯人又乘機挑撥。

賓索萬與橫山林受邀訪蘇，克宮表明願予金邊支助，繼後以金邊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賓氏，又單獨應邀訪蘇，撇開河內和蘇聯國防部長直接訂結軍經援棉條約，不但金邊迅即派遣大批軍人赴蘇受訓，及接受軍援裝備，經援也源源而來。金邊的武裝部隊建立，從此濫觴，至侵棉越軍在金磅遜地區遭到金邊軍攻擊，河內因此向克宮抗議，始作成協議將金邊部隊交由越方訓練蘇方以裝備支援，方暫時平息此項風波。不過金邊親蘇遠越的立場與時俱增，這從賓索萬在黨大會的講演中，可謂吐露無遺。

一九七九年五月，「高棉民族解放陣線」，更名為「人民革命黨」，召開全黨代表大會，選舉賓索萬爲總書記兼國務總理，賓氏在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稱：「本黨的成立，應該歸功於蘇聯而非越南。將「赤棉」政權逐出金邊，乃出於棉人的英勇，亦非仰賴越軍……」。這說明「高棉人民黨」的成立，其所以由五方雜集人士所組成的「高棉民族革命陣線」嬗變而成，並非以越共螟蛉的「吉蔑越盟」而轉化，乃出於蘇聯的意旨，河內屈於克宮的壓力而不得不加以贊同。

賓氏在該黨代表大會之中的報告，其所以如此大聲疾呼地表明親蘇遠越立場，固然是由蘇聯在其幕後大力支持，遂無視於河內的難堪，更重要的，又透露此一時期，廣大棉人面對河內在其重兵進侵的高棉，更加顧問干政，及大批移民和工商業者進入棉疆，已使棉人先前爲了侵棉越軍已爲他們驅去殺人魔王的「赤棉」，對越南已棄仇崇好，又一變而喜棄好崇仇。顯示賓氏的話，更是爲了迎合人心。⑦

註⑥ 羅石圃，「當前越俄關係之評估」，問題與研究，第廿一卷，第七期，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頁三四〇四二。

註⑦ 同註⑥。

## (六) 黨的總書記何以由橫山林取代賓索萬

金邊的共黨——「高棉人民革命黨」建立後，已鮮明地表示了親蘇遠越立場，由賓、橫二人受邀訪蘇，更說明出身「吉蔑越盟」及來自「赤棉」陣營的兩派代表，都已受克宮所籠絡，加上接受過蘇聯訓練的金邊軍人，都是該黨的核心精英，無怪此一時期，蘇方的科技人員以及學者，紛紛湧入金邊，已使越南勢力逐漸消退，河內只有徒喚奈何！至金邊以黨總書記兼國務總理的賓索萬，公然拒絕簽署者將湄公河三角洲沃土地區劃歸越疆的協定，於是他的職位便突然遭到削除。

其下台的原因，據宣稱乃由於健康關係而無法從公。但在此前一日，他還在視察棉東而毫無病象，顯然這是遁辭，再由他所遺留的黨總書記位置由何人接替？懸缺已久而未發表繼任人，繼後始以金邊政權主席橫山林兼任此職，由當時橫某尚在隨蘇聯訪問蒙古代表團途中，可見此乃河內被迫不得不遷就莫斯科而使然。環顧共產國家，無不是以黨統政領軍，從金邊共產黨的掌握，蘇聯斷不肯落入越共手中，迫使依靠蘇援的河內，亦不得不甘讓克宮領先，由此即可窺見端倪。

誰知時移勢轉，至蘇共本身已發生危機，對印支三邦的援助不得不抽腿時，河內便乘虛而進入金邊將黨政領導權奪回，基於金邊當時面臨「赤棉」部隊的進攻挑戰，加上施亞努在國際間呼籲以和談結束棉戰的聲中，多方進行和談，且由法國和代表「東協」的印尼，邀集高棉四方面及有關國家代表，在雅加達舉行和會。金邊在面對和戰兩面壓力下，越南既可予以秘密軍援抗拒敵方的挑戰，在和談議場上，更支持金邊所強調的在未來的四邊政府之中，必須將殘暴的「赤棉」排除，且呼籲國際間須組成有如「紐倫堡的國際法庭」審判殺人魔王——波布。尤其堅持和平後的高棉四邊聯合政府，只須就金邊政府的架構，讓其他三邊代表參加匯合金邊方面代表而共同組成，對此一立場，越南及寮國代表在和談席上都堅決支持。

此一期間，越共和金邊的默契，乃認為在棉局止戰從和後，統治了高棉絕大部份十餘年的金邊政權，到和平後如能維持權力不墜，不僅金邊領袖仍可大權在握，對越南在棉勢力亦可仍然維持。初不料這次如意算盤，竟然被越南為遷就它和美國建交的條件，不惜將此默契推翻，以致金邊認為無法容忍。此即金邊共黨——「高棉人民革命黨」於特別代表大會上決定揚棄革命，更名為「高棉人民黨」，改變成為一般民主政黨，準備在大選時和其他政黨一較短長來由之一端。<sup>⑧</sup>

註⑧

「柬埔寨放棄社會主義……」，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〇年十月十八日，第九版。

## (七) 越南出賣金邊盟友的經緯

越南自席捲南越後即企盼與美建交，尤其在「經改派」當權後，爲了爭取自由國家經技投注，不得不企劃如何將國際間對它侵棉而豎立的「經貿壁壘」拆除？作爲自由國家馬首的美國如能和它建交，此一壁壘便可傾覆，無奈國際間對它要求的把侵棉越軍全部撤離，雖經它以實際行動及聲明侵棉越軍已全部撤離棉境，但在暗中留下部隊支持金邊軍，亦無法欺騙世人，華府和它建交且提出了兩大條件，除全部撤出侵棉越軍而外，再加上必須「協助美方尋找在越戰時失蹤人員」，河內雖經過多方爭取和美建交，都屬徒然。

至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巴黎宣稱：只要河內能盡力促成高棉和局——遵照聯合國五常任理事國作成的棉局和平方案，達成和局，美越關係即可正常。這對河內而言，可謂是空谷足音。接著美國助卿所羅門（R. Solomon）和越南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崔旋南（Trinh Xuan）爲此在紐約舉行會談。美方提出與越建交四階段建議——其中乃以棉局和談之進展情況，決定美越關係逐步達成關係正常。華府已將先前與越建交兩大前提之「協助尋找失蹤美軍」問題，置於次要。<sup>⑨</sup>

一般多不了解：洪森所率的金邊代表團，於參加四派討論如何適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會所作成的和平要項？何以一改初衷而放棄先前的堅持立場，對維護金邊政權架構，只許其他三派參入其中，及抵制「赤棉」有條件參加四邊政府等諸般問題却不再提？而四邊談判在泰國舉行得頗多進展時，又決定將會場轉移到北平，洪森等亦跟隨施亞努、宋山、喬森潘等出席在北平的會談，而中共對他們亦一視同仁列爲貴賓，彼此都已化敵爲友。

殊不知此一背景，乃由於越南爲遷就美國和它建交，以河內必須促成高棉和局有成——接納聯合國的棉局和平方案，於是將它對金邊的暗中軍援既完全停止，且將派駐金邊的所有顧問人員全部撤離，對金邊先前所持的立場，更不予支持，在此種情況下，迫使金邊只有尋求和平實現之一途。當棉局和平協定在巴黎簽訂前夕，美國助卿所羅門在國會報告中，表明華府因此即將與高棉和越南建交，<sup>⑩</sup>顯示高棉和談有成，越南在幕後界予金邊的壓力，居功最多，此乃金邊共黨大會揚棄革命，選出原爲反共者查辛出任總書記，將橫山林升爲有名無實的黨主席，權力予以架空，及蛻變爲一般民主政黨，顯示推遠越南與遠離蘇聯的最近來由。

註⑨ 李明水，「美越關係進展迅速，兩年之內建交」，新生報（台北），民國八〇年四月卅日，第七版專欄。

註⑩ 王景弘，所羅門助卿向國會表明「美棉關係將進入正常」，聯合報（台北），民國八〇年十月十九日，第八版，刊載其駐華府特派員專訊。

## (八) 金邊共黨轉變立場乃為爭取民心

橫山林派為了拯救棉人生命，遂不得不勾結越南驅逐屠殺人民的「赤棉」政權。惟越南竟以殖民主方式，在河內成立了「支援高棉革命委員會」，派遣大批顧問入棉干政，配合侵棉重兵壓迫棉人，及在棉疆沃土地區大舉移民，迫使金邊政權簽訂割地條約，由東歐記者們在訪問越棉時，譏諷設在河內的該委員會主席黎德壽乃為高棉「太上皇」，使棉人對越南的世仇更增加了新恨。

金邊共黨蛻變到脫胎換骨，並宣稱此後捨棄社會主義立場，這和聲明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越南，正是背道而馳，及將蘇聯栽培而來的橫山林權力架空，此乃說明金邊共黨幹部都不願再作蘇越的尾巴，實際也在爭取民心，基於廣大棉人嚐盡了由越蘇中共延伸而來的共黨苦頭，因而對赤色惡魔避之唯恐不及，更名為「高棉人民黨」的金邊執政黨，正是針對巴黎和平協定中，標明四邊政府領袖，都將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大選產生，如此即可爭取到選民。

越南為爭取和美國建交，而不惜出賣金邊，毀棄盟約，迫使金邊不得不接納「聯合國」所作成的棉局和平方案，廣大的棉人如此的憎恨河內，雖並不如金邊政權領袖之深，但對越軍大舉侵棉原以弔民伐罪姿態，於在金邊豎立傀儡政權後，即以殖民主方式控制棉人，較當年巴黎殖民主的嘴臉尤為惡毒，此種新恨結合越棉舊仇，棉人則無法消除，可見金邊執政黨在黨大會中，決定揚棄「革命」與河內標榜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背道而馳——尤其是決定將國旗上的「斧頭鐮刀」除去而代之「吳哥窟」古蹟和稻禾標誌。<sup>①</sup>更可獲得廣大棉人的同情和支持。這又是金邊執政黨蛻變來由之另一端。

## (九) 金邊執政黨蛻變的影響

若問金邊執政黨大幅度右轉的影響如何？很顯然，對高棉四派在巴黎所訂結的和議，在簽署後的實施有最大的助益。此不僅表明金邊方面不再挑起戰火，而且已在從事爭取民心歸向，俾在選場上和其他各派一較短長。被金邊派既推遠以至拋棄的蘇越，且揚棄赤化革命，堅持遵循民主自由途程，這種迎合民望的措置既可爭取到選民，對「赤棉」而言，豈非當頭棒喝？如果此一實施過殘酷暴虐統治者，不能及早回頭向金邊學習以滿足棉人的企求，便將在選場上被選民拋棄而落敗。

註① 高潔，「復仇與遺忘同樣危險」——法國輿論談柬埔寨和平協定，大公報（香港），駐巴黎記者特稿，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五日，第三版專欄。



預料「赤棉」亦將因此而改絃更張。

對河內而言：前不久舉行的越共七大大會，阮文靈前總書記在政治報告中，標明越南必須經繼續實行經改，並尋求和美國及中共關係正常化，尤其要「保持和金邊及永珍的特殊友好關係」，<sup>⑫</sup>其實意味河內對「印支聯邦」構想必須將根本保持。由於金邊執政黨已更名揚棄赤化革命，從而和越南的堅持社會主義道不相同，何況永珍的凱山政權早已，對河內的關係若即若離，再加上金邊執政黨的突然大幅右轉，可見越共所強調的和金邊及永珍特殊關係，已經雲散烟消。又安能實現胡志明當年所企劃的「印支聯邦」夢想？

東南亞國家協會六員國，早已企望使印支三邦從赤化而轉變為民主自由國家，俾便納入此一區域組織之中。而對高棉內戰烽火頻仍，雖然愛心忡忡，但始終沒有放棄過調和的願望，和棉疆壤地相接的泰國前總理察猜既聲言，將使高棉的殺戮戰場變為繁榮的國際商場，且居「東協」馬首的印尼，更從而為棉局由戰轉和而努力，經由它邀集的棉方作戰各派及有關國家代表在雅加達舉行過幾度談商，也是最近簽訂高棉和平協定的巴黎和會之濫觴。從而有了金邊執政黨右轉所標示的於高棉和平後，將與民主國家共同謀求自由繁榮。

棉局和平後，雖標明高棉將是獨立、中立及不結盟國家，雖無法加入「東協」，但從越南總理武文杰最近訪問「東協」成員三國——印尼、新加坡、泰國，商談經濟貿易諸方面合作交流，賓主都感到十分滿意。<sup>⑬</sup>可見印支三邦於棉局和平之後，使「東協」國家既無須擔憂東南亞地區的戰禍由印支三邦蔓延而使它們成爲一張張倒下的骨牌，且在印支開擴了投資貿易的領域，尤其是「東協」國家之中當年叛亂的共黨於棄械投降後，仍難免具有捲土重來企圖，由金邊共黨自動揚棄赤化革命，使它們也斷絕了死灰復燃的念頭。

領導自由民主國家集團的美國，對共產國際赤化的擴張，一向都是採取「圍堵」政略。在東南亞，從一九五三年「日內瓦協定」訂結後，蘇聯伙同英倫迫使巴黎聲明放棄對印支三邦殖民地主權，但將越南一分爲二，讓北越建立赤色政權，顯然是企圖以此作爲赤化東南亞地區的基地，於是美國邀同澳紐英法巴及菲泰等國，訂立「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繼後美國對南越及寮棉協防，都是出於對共產國際擴張採取圍堵政策。經過華府出動六十多萬三軍，作了十年苦鬥的越戰，美國雖耗費了一千九百多億美元，及死傷官兵數十萬人，迄無法完成其對世界維護自由民主的重責大任。

此次爲了促成棉局和談成功，華府要求越南以制止金邊接納「聯合國」所作成的高棉和平方案，以換取越美建交，誰知在巴黎簽訂棉局和平方案前夕，金邊共黨即斷然右轉表示將蛻變爲民主自由政黨之一員，這對美國而言，乃其對共產國際

註⑫ 羅石圃，「評析越共「七大」後的內外政策」，問題與研究，卅卷，九期，民國八十年九月，頁二一三〇。

註⑬ 「越總理出訪東南亞」，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五日，三版。

擴張「圍堵」政略的新猷。

## (十) 結論

巴黎簽定了高棉和平方案後，以施亞努為主席的「高棉全國最高委員會」，即將出現於金邊，聯合國駐高棉和平機構，亦將進入高棉，所有為監督各派裁軍及安置流亡於國外的難民還鄉，各項和平活動，都將隨即展開，對競選活動亦倍加注意，至於「赤棉」面對金邊執政黨以揚棄赤化革命——尤其是切斷對越南關係以爭取選民，是否因此效尤？俾便和金邊派較勁而收攬人心？猶待事實證明。

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越南在高棉先前將其揮軍侵棉乃為弔民伐罪，一變而露出新殖民主的醜惡嘴臉，使廣大的棉人苦痛不堪——尤其是在河內所設立的「支援高棉革命委員會」，在黎德壽主持下，其所以被東歐記者稱為高棉「太上皇」，其所派遣入棉的顧問連同侵棉越軍，給予廣大棉人的所有苦痛，都是假手金邊政權實施，造成金邊政權各領袖們都成為河內代理人的棉奸，此種新仇舊恨，假如「赤棉」在競選期間加以揭發，使金邊執政黨以改頭換面以至脫胎換骨的手法爭取選民，勢必大打折扣。

在越軍侵棉期間，曾經將大批越人移入高棉，尤其是湄公河三角洲沃土地區，並迫使金邊政權簽定劃界條約，將之劃入越疆，在施亞努所表明的高棉將成為獨立、中立、不結盟國家後，勢必進行將此一區域收回。由他當年假道讓北越從棉疆進軍侵入南越，乃為了報復西貢不理睬他將越南當年所侵佔的「真臘王朝」時代的高棉土地收回，可見他對此新被越南強佔土地，不收回決不甘休。環顧當前的形勢，國際間雖斷不能容許越棉兩國為此重燃戰火，但不知聯合國如何解決此項糾紛？

高棉和平方案在巴黎簽訂後，由聯合國派遣大批和平工作人員赴棉境督促實施，環顧美、英、法、德、日及「東協」諸國，無不熱衷於對此一最新的國家伸出援手，及開擴通商，廣大的棉人也無不歡迎民主自由時代的來臨，預料此一河流遍佈有穀倉之稱的國家，不久即可欣欣向榮，所形成的民主自由潮流將如怒濤排擊衝激到山水相連的越南，加上美越建交後流亡在美國的一百多萬越人，勢必帶着他們在美國所掙來的資本還鄉，本著他們在美國的民主自由國土掙得了可觀的資金經驗，面對河內經改政府對他們興辦事業的鼓勵，定會要求政經政策民主自由。<sup>⑭</sup>

這批衣錦還鄉歸僑的親友，於羨羨他們在美國由貧而富的經驗現身說法，勢必群起響應他們對政府的民主自由呼聲，此種由內部匯合鄰邦的民主狂瀾，試問越南又如何再能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可見東歐和蘇聯共黨紛紛被人民所拋棄的情況，亦將出現於中南半島國家。

註⑭ 同註⑫。